

嫡卡传灯，走近院士 功在四化，体会巨人

时间：1998年9月25日下午时30分。

地点：清华大学11号公寓13号

心情：紧张，激动而又兴奋

事件：采访王补宣老教授

终于到了王老的家，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幽静小院，在翠竹绿叶掩映之下显得极为幽静。尤为难得是那十几株翠竹在北京是极难得见的，而在我这样一个南方人更有一种亲切又欣喜的感觉。就在我欣赏着这些幽雅小院的时候，王老已朝我们走了过来。王老身着一身蓝色中山装，脚穿着一双黑布鞋，步伐稳健，给人一种稳重而博识的印象，只有脸上的皱纹和满头华发在述说着老人艰辛坎坷而不平凡的一生。

我们被王老请进了屋子。我很难相信这就是一位院士的家。不到七平米的会客室里摆着三张沙发和一张小小的茶几，屋顶是一盏日光灯和台吊扇，一台彩电看来是屋内唯一的“奢侈品”了。从屋中的摆设便知主人必定是个艰苦朴素的人了。已七十六岁高龄的王老看来精神矍铄，身体十分硬朗，据说王老自小得病身体虚弱，可是的年清苦而规律的生活使老人家身体仍是十分健康的。

还未等我们发话，王老就笑着说道：“坐，坐！听说你们要来采访，我想有什么好采访地呀你们想问什么就问吧！”我正愁应该是什么打开话题呢，这下一切便顺利了。于是我问道：“您作为我国传热学的主要创始者，开创了我国热物理界的许多先河，可以这么说，您目前是国内乃至世界上热物理界的泰斗，您能和我们谈谈您是怎么成为一名著名的科学的呢？”王老笑了笑对我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先给你们说说我上学时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吧！我出生于20年代，那时是内有军阀，外有列强，老百姓生活贫苦，饿死人已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当时我们只想到在乱世中怎样才能生存下来，怎么作为一个中国人活下来。在我们那个时代，提倡“读书救国”，怎样才能让老百姓翻过身来。从电影电视上你们也知道，当时上海租界里好几个公园，比如英租界里的“长风公园”门口有牌子上写着“华人与狗不能入内”；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地方，都有这样的一块牌子，这不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吗？所以那时候哪儿想到自己将来要成为什么这个家，那个家的呀，只想怎么样做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活下来。我们1939年从上海考到昆明去读西南联大。当时是抱着“学好本领，打回老家去”的念头在读书的，我们是学工科的，当时有“工业救国”的口号，于是这便成为我们那一批人学习的动力。当时读书的情况是比较恶劣的。当我们四十个人住在一间草棚里；晚上没有油灯去看书，就去茶馆，去茶馆看吗呢？因为那有灯吗？我们四五个人围在一张桌子，桌上摆着一盏油灯。由于学工科的，所以功课特别紧，尤其是画图，常常占用礼拜日，我们笑言其为“礼拜七”（笑）；平时读书没有书桌，便把四个人放书的书籍拼在一起，就在那上面看书。当时同学们之间感情特别好，因为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被日本入侵了，大家的老家都成为了沦陷区，失去了家的人便彼此象兄弟姐妹一样聚在一起互相关心、彼此鼓励。中国有句老话：“容易共患难，不易共享乐”，艰苦的环境容易锻炼人，在那个时代大家都很团结，凭着良心做事情，感情很好。当时昆明民主氛很浓，每天晚上都有丰富生动的讲座，通过这些讲座，我们增长了见识，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。平时同学们也“苦中寻乐”，经常下棋，打桥牌，举办歌咏比赛等文体活动。总之，大学四年我学到了很多，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。后来大家都毕业了，各奔东西。我受家庭的影响较大，除了我大哥是在铁路上工作外，我父亲，哥哥姐姐全都是干教育工作的。他们的观点是“教育救国”，投身教育可以培养出一批对国有用的人才，让他们一起为国出力，建设国家，比一己之力要大得多了。于是1943年我留校任教。我一开始工作时，工资还不够我的饭费，俗话说“民以食为天”，我却连饭都不够（笑）后来得到了有关部门一些支助才得以“温饱”，但是教师生活本来就是清苦，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便无所怨言了。后来1948年我去了美国留学。我去国外也不是象一般人所说得出去镀了“金”回来，我当时人是想去看看国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，是个什么水平，中国和外国相比到底差在哪里。在美国听到中国解放的消息后，我想方设法就回来了，参加国家建设，所以我那一代人从头到尾就是“爱国”二字，我们对祖国的感表现在人恐怕是很难理解的。

王老说这一番话时显得十分激动，手经常情不自禁地挥舞在半空之中。

这时张榕容问道：“您能说说在美国时的一些情况吗？”“我在国外的時候，中国还没有解放，当时实际上我们对共产党也没有多少了解，但是对蒋王朝已经是不抱什么希望了。记得49年5月，百万雄师过长江的消息传到美国，破天荒地成为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，唉呀，当时心里面真得很激动，一看可能共产党这么一来中国真有希望了，所以就回来。可当时回来的阻力是很大的，朋友们和系里的教授都反对；我相不回来不行，不回来岂不是要变成“白华”了，我不愿作“白华”。我极力要求回国，学校那边不放，后来我只能拿出我的“决定”了，我说我来美国之前已经结婚了，

我不回去岂不是对不起我的夫人，你知道美国人很在乎这方面的，在中国两地分居的有的是，可在美国却不行，丈夫调动工作，夫人也必然会随之同行，所以他们只好说“欢迎你再回来”，我说这以后再说吧（笑）。当时有一个“留美科协”组织，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成为了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。

“那您认为国内教育的弊端有哪些呢？”我问道：“我是很喜欢热力学的，通过在国外的学习，回来后，我就开始搞传热学，一直到“文革”之前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做着工作。当时国内很重视搞专业教育，没有人搞这方面的研究。可我认为搞专业的东西的同时，搞好基础方面的东西也是很重要的。尤其是现在各行业的东西相互穿插，彼此渗透，而且你们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每天都有新的东西需要你们去学，所以只有学好基础，才能有效地学习新的知识，不断充实自己，也就是俗话说的“活到老，学到老。”以前我们学习苏联的教学模式，将专业分得很细，结果反而不适应实际需要。否则专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偷搞不上去了，比如日本就吃了这种苦头。如果基础扎实，一切实际问题往往迎刃而解，像我在解决青藏铁路冻工路基溶化问题时，便推陈出新，为了解决实际问题，制造出相应仪器，制定了相应的对策。总之，国内教育应立足于本，扎扎实实打牢基础。”

“您对现在的热能生活费的学生有什么期望呢？”

“我觉得人想要成才需要“三心”：第一是“信心”，只有有了信心，才敢去你。第二是“决心”，有了信心，但是碰到困难就退缩显然是不行的。第三是“恒心”不能靠投机取巧，要不断努力才行。而人要成功机遇也是很重要的。作为跨越21世纪的青年人要善于抓住机遇，但同时要自己刻苦，干一行爱一行，不能“人在此山心在彼山”。还有人的兴趣应该多样化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不能进行疲劳轰炸。多样化并不等于什么东西你都搞，最好是做到“一专多能”。总地说来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培养谦虚谨慎地学习作风，学好本领，学会做人，作为一名合格的清华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。

与王老的亲切会话不知不觉已接近尾声，王老欣然答应了我们的恳请，为本刊题辞。之后王老亲切地与我们握手告别，并询问了我们的学习情况。在王老身上，闪现着自强不息，热爱祖国，淡泊名利，谦虚平和的中华民族精神，中国气派。

听了王老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，我的触动很大，作为一个享有我国及世界上很高声誉的科学家，这番话道出了他成功的重要因素。这些因素所蕴含的道理可能每个人都懂，但真正能身体力行的人又仅有几人？所以这正是王老最可敬之处。

(本报记者：董善宁 张榕榕)